

# 骄傲的嵇康

子薇

嵇康一生未入仕途,但他的政治倾向很鲜明,虽然,彼时的曹魏政权,已是名存实亡。对于司马家族的巧取豪夺,嵇康虽然无能为力,但他是恨的,恨得牙根痒痒。所以,司马昭欲礼聘他为幕府属官,他远远地跑开了。这一跑,不仅结下了梁子,还为日后的早早丢命埋下了祸根。

毋庸讳言,嵇康是个骄傲的男人,当然,他的骄傲,有着山高海深的资本。他是“竹林七贤”的精神领袖,兼之形貌出众,如果拿现今煽情的话来说,他才过宋玉貌赛潘安。美貌于男人,似乎并非多么值得炫耀,但魏晋时代,比较讲究这个,男人出门前,还要熏熏衣,修修面,敷敷粉,施点朱丹,甚至叮叮当当不厌其烦地挂点佩饰。当然,嵇康不屑于此,他声言,自己“筋弩肉缓,性复多虱,把搔无已”。但我以为,那不过是他依仗着自己的龙章凤姿之质,夸大其词地自我开涮罢了,当不得真。其友山涛云,“嵇叔夜之为人也,岩岩若孤松之独立;其醉也,傀俄若玉山之将崩”;时有人谓王戎曰,“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”,答曰,“君未见其父耳。”据此看来,嵇康的自我开涮,其实有着“过分的谦虚便是骄傲”之嫌。

张充和给予其姐夫沈从文的评价是,星斗其文,赤子其人。若拿“星斗”来形容嵇康,那可以排上一个系列——其琴,其书,其画,其文,其思想……如此之多的“星斗”,成就了嵇康不同凡响的人格魅力和社会影响力。

时人钟会对嵇康景仰备至,其撰写的《四本论》,想求嵇一看,又颇为自卑,怕嵇不给面子,情急之下,“于户外遥掷,便回急走”。钟会的地位甚为显赫后,对之景仰之情依然不减,再次造访嵇康。彼时,嵇康正在家门口的大树下“锻铁”,不加理睬,生生地把人家晾在那儿,弄得人家站不是坐不是,进不是退不是,如此任其万分尴尬也就罢了,钟会悻悻地离开时,嵇康还不忘戏谑,“何所闻而来,何所见而去?”不是我要帮钟会说话,这真是嵇康的不对了。即使卑微如我等,笑脸见了他人,人家若是将头仰得比天高,拿两只烟囱似的鼻孔冷嗤你,你看你才会气得心里冒泡?士可杀不可辱,伸手不打笑脸人,这道理,嵇康焉能不懂。他似乎是在跟当朝的权贵们较劲,我就是蔑视你们,能奈我何?但,小人是不能得罪的。

嵇康是一个爱憎分明的男人,这一点毋庸置疑。对待朋友,他如春天般的温暖;对待

厌恶的人,他如严冬一般冷若冰霜。

他不是头脑笔直不会打弯,不是一根筋的直肠子,由他写下惊世骇俗的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,约略可窥一斑。其中,他列出自己“七不堪”“二不可”,洋洋洒洒近两千字,犹如一个武功高妙的男人的一番霹雳剑舞,在众人看得目瞪口呆呆抵至忘我境地时,他戛然而止,决绝地写下两个字——绝交。这个“绝交”,实则是他虚晃的一招,他不过是打着与山涛绝交的旗号,为朋友山涛消除嫌疑解除无妄麻烦的同时,也顺便夹枪带棒地鞭挞羞辱司马氏集团残暴虚伪的统治。如此,他在与司马昭曾经结下的梁子上,又镀上了一层坚实的冰霜。

一年后,无端获罪时,嵇康将自己的一双儿女托付给山涛,“巨源在,汝不孤矣。”山涛没有辜负重托,将其儿女抚养成人,女儿风光出嫁,儿子经其推荐入朝为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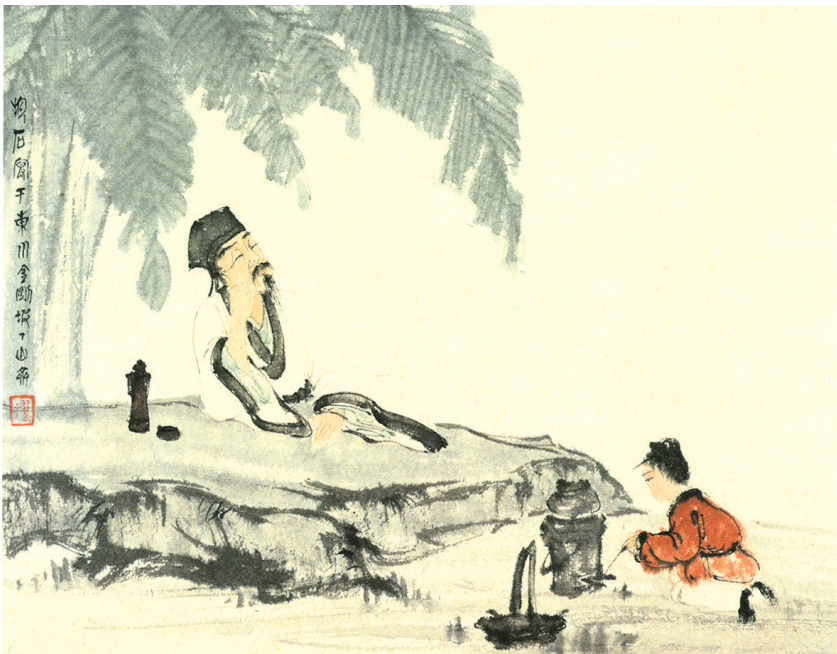
嵇康于史有载的绝交书有两封,另一封是给他的曾经的朋友吕巽的。我相信,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绝交书,两段话,三百字,怒斥吕巽诬陷无辜的卑劣行径后,他写下,从此别矣!再补上四字——临书恨恨。

吕巽、吕安兄弟,是嵇康的朋友。貌美的安妻,被巽迷奸,安欲状告,嵇康劝阻。巽害怕报复,反诬告安不孝,安被官府收捕。嵇康义愤,为安作证。在钟会的唆使下,嵇康作为不孝者同党,被司马昭处死。在刑场上,嵇康最后一次从容弹奏了之前每每盥手焚香方才郑重弹奏的《广陵散》,一曲既毕,悲声震天,时年,嵇康三十九岁。冲天的气节,绝世的才华,抵不过敌手的悍然一刀。他多年来深入研究的养生长寿之道,此刻徒成了讽喻之举。

冤家宜解不宜结,人家是笑里藏刀,他这厢是刀子嘴豆腐心,老虎不吃人,恶相难看。左一傲,右一傲,枉送了卿卿性命。可叹的是,他的生命原本不该如此草草地收场,多少家事国事天下事,需要他的添砖加瓦,期待他的锦绣才华。

其子嵇绍,后为晋朝侍中,八王之乱中为保护晋惠帝而殉难。这样的结果,只怕嵇康生前做梦都不曾想到。这因因果果之间,有时,真是一笔剪不断理还乱的糊涂账。

嵇康是个近乎完美的男人,唯一的一点瑕疵,说得好听点,叫爱憎分明,说得不好听点,叫头脑耿。金无足赤,人无完人,就这一点点耿,最终要了他的命。生命消亡价值之两极,或重于泰山,或轻于鸿毛。他的死,与此两极边都沾不上。他的死,岂止不值,简直窝囊透顶。



茶韵 佚名 摄

## 山色空蒙茶中人

李晓

在唐朝的某个冬天,大雪从云层里纷纷扬扬飘落下来,这样的冬夜,适合温酒遇故人。白居易所住土坯房子里的红泥小火炉,火苗四窜舔着炉底,炉子里咕嘟咕嘟响起的,是那年新酿的米酒,远道而来的故友,正踏着积雪皑皑的山路赶来。

每逢想起这首古诗的意境,我的意识里便恍然觉得有一片酒后的微醺。不过我还愿意想象,在那年冬夜里,炉子里烧的是山泉水,用那沸水泡一壶唐朝的茶,老友促膝相谈间的袅袅茶香,驱散了漫漫冬夜的寒气。

人到中年以后,我喜欢上了饮茶。这是一种人生江湖的更替。想起早年和你喝酒的人,多得可以一卡车一卡车的鱼贯而来,而今与你喝茶的人,是骑毛驴而来,在山道上慢慢悠悠地走。山道上,有密密匝匝的茶树,清风过处,茶树漫出来的香气,会把一个人恣意生长的许多欲望过滤清洗了一层又一层。说一个人有了羽化如仙的飘渺之感,大约就是肺腑中贯通了这种山野地气后的泰然临之。

一个人在年少时喝茶,就好比在生命的早春喝茶,似乎有一点做作的成分。到了中年再喝茶,或许才品得出茶的好味道,遇见了茶的魂。这一片能看见植物血管的细小茶叶,它也经历了天光之下风霜雷电的洗礼。你看一片茶叶,在杯子里浸泡,婀娜多姿地浮散开来,想起一个人,把自己缓缓地、彻底地打开,生命之中的沉香,由此徐徐浮现。淡定,说的就是一个人品茶时的状态吧。年少莽撞的时光里,你会看到一个人咕咚咕咚喝下茶水,喉结滚动,目光如电如炬。到了中年,一个人身体里散发出的气场,与漫山茶香轻轻碰上了头,是自然的愉悦的相逢。在茶香里,人淡如菊,显现出一个人的清癯神态清奇骨相。

在我中年的季节,我想找古代的几个人喝茶。比如唐朝的“茶神”陆羽,这个仙风道骨的名字,他写有一部《茶经》。陆羽二十七岁那年,便隐居江南,撰《茶经》三卷,成为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,开启了一个茶的时代。陆羽也熟悉茶树育种、栽培和加工技术,唐朝好

多有名望的人都跟他一起品过茶。谈诗论道,品茗说茶,陆羽的一生,就像那浮回慢旋的茶叶,在唐朝的茶山上,结下了茶香般的善果。我想与他喝茶,是想与一个茶叶般素净清雅的人士,在茶香的氤氲里,白云一样舒展自己的生命。

还有苏东坡,他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时,朋友王安石已到垂垂暮年,因为实施“变法”,身心憔悴,体内痰火郁结。太医给王安石开了一个方子,说是用阳羨(今江苏宜兴)的茶,以长江瞿塘峡中段的水来煎烹,才能消除痰火。于是他修书一封拜托苏东坡,在长江瞿塘峡打一瓮水捎来。后来,苏东坡果然守信,过三峡时在湍急的江里打了一瓮水亲自给王安石送去,王安石居然品出了不是瞿塘峡的水,是下游巫峡的江水,他说:“上峡味浓,下峡味淡,中峡浓淡之间也。”原来苏东坡在船上一路迷恋江峡风光,到了下游才想起此事,涛急浪涌又不便返回,赶快在巫峡打了水。这两个一生喜茶之人,穿越迢迢关山,送上一瓮江水泡茶,这份友谊,而今上哪一座仙山哪一条河流去寻觅。

山色空蒙中浮想起一些茶叶的名字,一个人就被那些葱茏葳蕤的茶树环绕:井冈青翠、卷乡兰花、洞庭碧螺春、武夷大红袍、云南普洱、西湖龙井……这些云雾飘渺冰清玉洁的茶叶产地,让你的内心,如水中袅袅浮开的茶叶,带着一种暗香,云卷云舒,打开中国的一幅幅山水画卷。

朋友周四贵,三十七岁那年头发就掉光了,他靠推着一辆人力板车卖臭豆腐与茶叶蛋求生计。二毛的茶叶蛋,就是用他老家山上的茶叶加山泉水煮熟的。夫唱妇随,二毛与娇小的妻子有时一同挎一竹篮回乡采茶,手指上下翻飞,茶叶一片片飘到了篮中,从茶树中伸腰抬头一望,乳白鲜嫩天空如小羊羔吮吸的汩汩母奶色。二毛说,他们的茶篮里,装着的是一篮老家的山水。

茶,它在天地之间的美好呼吸,灌溉滋养了我们的生命。远远望茶,它就是一个人,站在草的中央,活成了植物的神态,有了山水的气节。